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武林梵志卷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武林梵志卷七

天朝寵錫

明 吳之鯨 撰

夫覆載之中浩蕩均洽帝力何有王仁無私而綸綍所及日月光華神鬼擁護士受一命且由泥蟠脩升層霄矧車書大同之日梵教章明禮樂刑政兼收並用而非藉簡命之隆何以宣敷休美又況歷劫兵燹

滄桑幾變空王臺殿歸然獨存豪舉無所施謀駢脅  
莫由展力則天朝之重奕世不磨者也詳攷武林梵  
刹大多肇於石晉盛於吳越王父子至南宋極矣元  
季漸蝕入皇朝次第重建其錫賚之大者如創寶刹  
賜莊田賜帑金賜鏤金如來像銅迦毘羅神銅深沙  
神金銅羅漢像紫衣玉珎金欄袈裟水晶數珠金澡  
瓶費或千百計而文字翰墨之寵則藏序偈說號諡  
銘讚賜額賜碑以及飛白羅扇一字一畫比於赤刀

天球召對禮遇之寵則命坐賜茶諏訪溫諭以及御  
祭賜龕為存為歿不減莊嚴七寶志中所載大畧因  
寺以存複舉則駢枝詳列則襍積竊亦有眇見焉吳  
越擅魚鹽之饒建國都於斥鹵物力充叔金碧耀射  
多名功德院以侈一時之盛至今著稱鼻祖斯以隆  
矣南宋移鼎自汴龍鳳協祥然自太宗真宗仁宗神  
宗咸有勅額歌頌則契嵩宗本諸公實能感之高孝  
以下皆緣見聞作佛事若理宗為一寵嬪製七十二

殿九井十三池何異阿房宮耶惟我聖祖普賜天下  
叢林各有額錄僧司正副督其事容光必照正明等  
覺始無偏無側矣成祖召有行者宿纂脩大典預其  
盛者俱蒙異數以及列宗頒賚金藏葺寺鑄像所至  
頂禮發諸善心皆列本寺以彰隆遇不復析紀敬錄  
皇上寵錫

勅賜瑞蓮觀音大士像一軸上有廣運之寶及御製讚  
一首惟我聖母慈以格天感斯嘉兆闕產瑞蓮加大

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霄壤同堅

萬厯二十八年護經藏勅諭杭州府淨慈寺住持及  
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典頒施在京及  
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  
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  
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  
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己無為之  
治道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萬曆十六年皇上賜上天竺寺千佛磬二掛大士像一

軸

武林梵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武林梵志卷八

明 吳之鯨 撰

宰官護持

昔世尊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宰官居士名碩鉅工  
能文章著經濟者無不究心內典皈依禮香林夙業往  
因根業自應非特若房次律蘇子瞻之以夢以徵表  
表著見也武林山水既勝車轍不虛先詰翰藻為禪

林雍樹者盡唐宋以來諸公什且八九列之尺輻儘  
堪仰止而愚嘗謂前代有其人不善其事善而必不  
可廢者王欽若趙師鬻之放生是也然飛泳德生宸  
章已先之矣有其人不善其事不善而必不能廢者  
楊髡之鑿石為佛是也然錢武肅宋宰臣已先之矣  
頃西湖勝蓮社雲棲大師放生會歷二十餘年不  
廢自可延之永久而寶成一片石藉有三佛二詩遂  
不能湮沒其光輝則鴈佛亦有補歟至若一詠一歌

令人於蒼烟綠草之中尚髣髴獅狔法座則護持之  
功要非淺也今即本郡名賢及流寓梵宇有交游有  
題詠者槩其生平櫟括大節并紀禪嘉以供達人寥  
廓之賞以證堅猛參求之效如其未備以竢來者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為彭澤令之官八十日即解印  
去賦歸去來辭及宋受禪居柴桑門前植五株柳因以  
五柳自號焉閒靜寡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

有喜常往來廬山天目間使一門生二兒昇以行時遠  
公為西方之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日若許我飲即往許  
之遂造焉嘗著搜神記多載佛之靈驗有天目詩

謝靈運玄之孫家於上虞少好學博覽羣籍文章稱江  
左第一仕宋為永嘉太守襲祖父封爵故世稱康樂靈  
運負才傲世至廬山見遠公肅然心服即寺築臺譯涅槃  
經三十六卷嘗撰佛讚曰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  
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庵心行道絕形

聲菩薩讚曰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  
爰初四等終然小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緣覺聲聞讚  
曰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  
救爾衰老肇元三事翻成一道北山天竺有靈運讀書  
臺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少通經史精了佛義以忍辱為  
究竟法嘗出行見人盜松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  
愧恥故也齊梁間累辟不就

楊銜之為期城太守達磨至魏請師開示宗旨師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悲喜交并曰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撰洛陽伽藍記五卷為梵志之祖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博學通圖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唐為弘文館學士嘗與暹律師書云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烟霞

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  
則釋遠禪居遙踪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昧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宣玄奘法  
師譯經流布遂良入奏曰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  
甚深語門則難入陛下擁護五乘建立三寶當叔葉而  
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  
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脫精文奧義  
猶金口之新開況天慈廣遠使布九州蠢蠢黔黎俱參

妙法臣等億劫難逢不勝欣幸遂良博涉文史工楷隸  
多流布梵宇

賈島字閻仙范陽人初學浮屠法名無本後舉進士為  
長江簿然始終依禪理不廢如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  
牀竹陰移冷月荷氣帶禪關並非火食語後李洞慕閻  
仙之為人鑄銅像事島嘗念賈島佛有靈隱寺詩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朝數上疏言事徐敬  
業討亂賓王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卑敬業敗賓王

亡去不知所之或者乃謂敬業反賓王被誅謬矣太平  
廣記載之甚詳按記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  
貶黜放歸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散步因賦詩  
曰鷲嶺鬱峩龍宮鏤寂寥第二聯沈吟未就有老僧  
點長命燈坐大禪牀應聲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  
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道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  
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創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  
輕葉未彫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

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  
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  
之不獲將帥慮失渠魁畢且不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  
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  
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唐宗室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  
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  
殿賜食上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著西方淨土贊

日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  
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  
畫了在眼願托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津梁八十  
一劫舉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願王毫光有游天  
竺寺游淨明院詩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為文玄宗召見呼為奇童  
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國事出陪  
輿輦兩京之復泌之翼贊居多初無妻不食肉代宗強

詔食肉娶妻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聞  
瓚禪師居南嶽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愴  
而後悅豫知其為謫墮之人不久將去候之良久匍匐  
問道師曰碎却筆硯方可談此撥火出芋食之泌至中  
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師撫其背曰領取十年宰  
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  
麻瓚含涕垂膺凝然端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德宗益  
歎異之泌開杭州六井利賴無窮今祠孤山

虞允文參政李泌見靈隱道祖首座一日為衆入室既畢復有僧問曰坐死到來如何迴避祖即屹然而去罔悟亟至其所連呼祖首座遂開眼罔悟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便行此真坐脫立亡者於是嘉嘆久之各有序銘

楊綰每見國一禪師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趙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

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也

劉禹錫為靈徹撰序後人稱之曰越之徹洞冰雪

孟簡與僧標為塵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

白居易字樂天年十七登進士憲宗朝極被寵遇時事  
無不言為當路所忌遂擯斥不得施乃放意文酒東都  
所居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晚年好佛特甚至經月不茹葷長慶二年知杭州問道  
於烏窠禪師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

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心火  
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嘗問  
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  
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又問垢即不可念淨亦無念可  
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  
為翳樂天從此悟入又諮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  
八偈八言者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  
其觀偈曰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

之又觀則辨真妄末後捨偈曰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  
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年七十五贈尚  
書左僕射宣宗以詩弔之既卒以其所居施為佛寺武  
林祠孤山有慈巖院報恩寺冷泉詩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六歲善文詞麟德初對策高第授  
朝散郎數獻策闕下兄勔勗皆第進士有才名林易簡  
稱為三珠樹勃嘗撰釋迦畫像記維摩畫像碑如來成  
道記皆精金美玉豐贍周詳武林有詩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兵  
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因閤宦煽虐退歸集賢里日與白  
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嘗訪道於徑山道  
欽禪師執弟子禮求出世法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  
繫但午橋莊松雲巖未成輒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  
終篇為可恨耳

錢鏐杭州臨安人生有異瑞膂力絕人有保障兩浙之  
志唐僖宗元啟三年黃巢李克用作亂屠戮萬姓公起

自草野奮挺一呼誅滅董昌吳越安堵屢建大功立為  
杭州刺史尋進為鎮海節度使封吳越國王所向無前  
存活數億萬人射潮建都武林實其奠宇歷四世五王  
與五代相終始及孫俶以國歸宋祖仍舊封連姻帝室  
子孫奕世彌茂而大江東西鹿苑寶坊翬飛雲湧以千  
百計皆錢氏勅建蓋享數百年山海賦稅之饒而重民  
輕土捨別歸總壹意慈護世代守此不變亦於佛旨有  
夙契云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  
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  
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  
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  
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  
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  
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焚香發廣慧璉公書一  
封展禮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

禪師書左丞好問元日發圓照禪師書左丞之子用中  
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如此圓照佛照兩禪  
師俱居淨慈徑山音問時不絕云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性鯁介尚名節文  
格雄健學者宗之謚曰文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公  
嘗自謂少時銳於仕進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  
法其物暴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心泰然武林有題詠

王旦字子明累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贈魏國公謚文

正天禧元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囑翰林楊億曰吾深厭  
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樂常與昭慶省常  
禪師游因師刺血寫華嚴經淨行品結淨行社於西湖  
士大夫預會者百二十人旦為之首而翰林蘇易簡作  
淨行品序曰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剗身以請其法猶尚  
不辭沉陋文淺學而有惜哉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歲大  
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

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民之全活者以萬計居嘗慕裴休之為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未及寺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為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

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  
即得奈知事瞋何公機語契合自是履踐益深竟明大  
法與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  
三十卷公去其繇為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書  
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  
至和中為侍御彈劾不避貴戚號鐵面御史居嘗以一  
龜一鶴自隨後以龜放汴水有龜放長淮不再來之句

公在杭從淨慈圓照本禪師游有省又從大名大鉢寺  
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  
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事豈他能而拈  
不能耶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無佛性語及知青州  
隱几公堂聞雷聲豁然大省有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  
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公帥越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時神智昇法師住興福  
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懸禱一夕雨如霆疫亦息公

奏於朝賜師所住興福曰圓通錫號曰神智元豐初告  
老退居衢州常與山僧野老游名所居為高齋以詩自  
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  
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元豐間忽一日徧辭親友其子  
岷見其形色異常問後事公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  
趺坐而化法泉禪師以偈贊曰仕也邦為瑞歸於世作  
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  
春風穀水路孤月破雲明壽七十七謚清獻游武林與

雷峯慧才法師最髯有贈言又贊天竺辯才法師曰師  
去天竺空山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為諫官論事切直後拜  
參知政事矢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  
少師致仕謚文忠公始不信佛如酬淨照詩云佛說吾  
不學勞師空歎闕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後守毫社  
有許昌齡來遊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忽然有悟居  
洛中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

物鮮美公休於殿陛傍有老僧閱經自若公問誦何經  
曰法華公云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  
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  
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  
臨終安得定慧公大歎服後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  
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安坐而薨  
嘗與法遠禪師遊一日與客對奕遠坐其旁公請因棋  
說法遠曰此事與兩家著棋相似贏局輸籌即不問且

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文忠大有省寤居潁  
州時有婢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  
座人莫測其由適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洞人生前事  
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  
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  
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  
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  
之言不妄知杭州與參寥子交辟名所居泉為六一泉

富鄭公弼字彥國湖南人慶厯中與文彥博並相天下  
稱為富文封鄭國公謚文忠公熙寧三年以使相鎮毫  
州迎至潁州華嚴禪院證悟禪師修顥諮決心法及致  
仕居洛陽以頌寄圓照本禪師曰曾見顥師悟入深因  
緣傳得老師心東南漫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仍  
有書曰弼留心祖道為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  
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社與潁  
州接境因里人張比部景山請得顥師下訪相聚幾一

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  
且歸頴其於揩磨淘汰殊大有功但衰病相仍昏鈍難  
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彌今  
日矣天幸天幸彌雖得法於顥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  
來宗派甚的必須成就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  
令至則為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也

范仲淹字希文皇祐元年自知鄧州移知杭州十月加  
尚書禮部侍郎二年吳中大饑殍殣相望仲淹發粟及

募民存餉為街甚備吳中喜競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  
夏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寺主守曰饑歲工價至賤可  
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  
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  
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發  
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  
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  
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梵刹多其開建有法喜寺詩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治平二年以端明殿學士  
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為政精明吏不能欺游淨慈楷  
書遊記數十字於琴臺之左壁有吉祥寺詩海會寺記  
祖無擇治平四年以諫議大夫加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嘗作介亭於鳳凰山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  
上疏極言青苗法不便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  
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公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

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生平著述甚多嘗作解禪  
六偈謂世之談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遂廣文中子之  
言而解之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  
戚是名阿鼻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  
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  
作善降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  
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  
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義修一

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因蜀公論空  
相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復  
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  
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嘗游南屏山手書  
隸字家人卦中庸樂記二篇鵠於石壁

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朝拜相封荊國公一日訪蔣山元  
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師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  
勞神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師

曰坐禪實不虧人予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未就忽於  
夜坐間得之師呵呵大笑公讀書定林嘗問元公祖師  
意旨元不答公益叩之元曰公於般若障者三其近  
道一耳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於世緣深以  
剛大器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  
志不純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  
念萬年哉又多怒則與物多競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  
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為近道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

公再拜後於首楞嚴得旨熙寧八年公復入相一日奏  
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  
而為善豈小補哉公居金陵由蔣山至其故宅當半道  
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有法喜寺詩悟真院詩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獻偈曰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  
他日如何舉似人謫居杭州嘗將公事了湖中或一棹  
訪密殊琴聰參寥辨才諸禪侶題詩遍武林以至外縣

幽僻最深處亦無不到濬湖度僧俱救荒善策遂為萬  
世之利龍井梵天以公為伽藍孤山祠并鄴侯香山與  
公為四今建專祠於寶成寺公每出入必攜阿彌陀佛  
一軸曰此吾往西方公據也公於建中元年七月卒於  
毘陵時錢濟明侍傍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  
語亦不受又徑山琳禪師問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  
更須著力公應聲曰著力便差語絕而逝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

郎諡文定元豐三年公以臯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  
城寺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  
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忽有省聰禪師來  
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公又叩之聰徐徐謂曰  
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公於是得言外  
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禪師順示以搐鼻因緣公  
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  
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袖公何

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  
飴嘗自號東軒長老佛印住金山子由謁見先以偈獻  
曰麓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  
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  
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門人有  
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  
夢朝來壽筭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  
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

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孫覺傳堯  
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脩少林道場成曰面  
壁蘭若師道為記公詩文一代冠冕晚年志在西方寄  
智果寺參寥詩曰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惟於世外  
人相從可忘年又寄孤山圓悟勤禪師詩曰稍尋東剎  
論茲事賴有西方托後軌他年佛會見頭陀知是當年  
老居士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  
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  
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  
為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  
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  
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  
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

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  
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  
外郎芾為文奇險不剽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  
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顧外  
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  
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神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  
年瘴毒耶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云恨二十年相從

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為  
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元  
豐初慧才律師授菩薩戒於南屏之雷峯方羯磨觀音  
像騰寶猷映奪日燈法真一撰證戒光記命公手書勒  
石寺中公於幽居洞之左巖復磨崖書琴臺二字惜碑  
與字今俱不存惟龍井方圓菴碑記尚在後知淮陽軍  
未卒前一月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  
南棺即其中坐卧飲食書判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

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  
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嘗  
為司諫諡忠肅公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嘗謁靈源清  
禪師執聞見以求解會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諧離却  
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然後可也公乃開悟寄  
師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  
年遠事如今只在眼睛頭其贊永明壽禪師像曰宋之

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公嘗曰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不在多讀只金  
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梵語九字華言只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  
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其所建  
立者獨此九字其一其物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  
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  
五十宜當留意勿復因循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

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也

史浩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奧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廡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浩有妙

行寺詩

楊傑字次公元祐中為侍郎自號無為子嘗歷參諸名  
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  
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平  
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嘗曰愛不  
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  
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  
棄己靈是誰之咎又嘗與僧談道云大凡學道之人十

二時中嘗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  
若犯人苗稼摘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牦牦地放  
他不肯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  
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鷄抱卵  
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  
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  
元祐初以薦起累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

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  
共一龕忌者執詩以劾復以謁告寫佛書為臯削秩徙  
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朝自藤州召還出遊華  
光寺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  
夢中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大矯轉空碧醉卧古藤  
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謂逍遙無礙矣曾作  
五百羅漢記歷落如畫有法寶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  
及九倒昔是西菴今為法寶又建隆和尚銘曰大因緣

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  
其他禪語一一勝妙在武林與龍井辨才師交洽有記  
崇壽教寺有詩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  
物之表舉進士為著作郎紹聖間為章惇蔡京所嫉謫  
涪州別駕嘗參黃龍菴晦堂語次舉孔子吾無隱乎爾  
請公詮釋累言俱不當意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  
曰聞木犀香乎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

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  
苦樂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  
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文曰我從昔來因癡  
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八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  
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  
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以此盡未來際根塵清淨具  
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中  
現行佛事稽首如來等一痛切嘗答胡逸老書云君遂

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  
已是何道理既為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  
翁云思公窮悴守道不渝蓋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  
於生死之際則世累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投子  
聰禪師海會演禪師道行高重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  
士學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參  
知政事諡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公浮遊塵外心醉祖

道有年聞大慧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近扣籌室伏蒙激發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擾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何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鄙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非大宗匠委曲

垂慈何以致此大慧杲禪師時卓錫徑山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諡  
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癰癰不勝衣作江西傳  
衣詩派圖推山谷為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為法  
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  
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  
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語時也居  
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為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

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寅夏六月跌坐而逝  
考其修蘊定知捆載而去矣又嘗曰予病不能疏食惟  
有五味羹口之責作詩自戒君不如屈大夫夕餐但秋  
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  
和氣充其腹癡人浣腥羶杯盤眩紅綠四方采珍異亦  
未極所欲何如野僧飯菜羹下脫粟竹間新筍大如椽  
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見牛齧鰓石郎  
愛惜韭薺蘼晉侯睥睨熊蹯熟以此為重輕與君未為

福與漢老俱徑山弟子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  
召赴闕袖草茅憂國書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慧星滅  
久旱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  
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  
後漕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夜話公曰比看傳燈尊  
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即是心  
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

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即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於是焚香付囑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礙應物無拘翻身魔界轉覺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未幾悅入滅公奏諡號真寂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占遺表命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

章八十一漚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嘗留詩妙行寺

王以寧相潭人由太學任鼎澧帥靖康初金兵入寇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元中以宣撫司制置襄鄧招諭桑仲等來降以寧嘗過雪峰問道於真歇禪師曰予昔訪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於鄰僧借得之披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為大乘人作有破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而末章以繫念彌陀往生淨土為言

其旨何歟歟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  
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為道耶以寧默然真  
歇時居臯亭崇先寺

張浚字德遠宣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  
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  
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諡忠獻公嘗問道於  
圓悟勤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  
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

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  
通津公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  
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公之母秦國夫  
人嘗問道於大慧禪師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  
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時大慧居宜春公三走介趣之  
兼程而至夫人已捐館矣公遂館師於光孝寺之東堂  
盡誠供奉以慰秦國之願云有妙行寺詩

曹勛字松隱官太尉昭信軍節度使紹興間翠華臨幸

淨慈觀虛主席勅湖州佛智道容禪師住持建五百羅漢殿公為禪師曾擬五百羅漢殿記存寺

程珌官至內翰林學士紹興初嘗寓南屏為擬重建淨慈報恩光孝禪寺碑記至今猶存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闕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

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己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沉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鵲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恍如夢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

自在號無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  
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公在朝與  
秦檜和議不合謫居南安談經自若手不停披者十數  
載庭石歲久雙趺隱然嘗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  
皮履闕裂亦不易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  
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  
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  
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會得嘗讀

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忽歎日子美  
此詩非特為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下歸淦九成  
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  
思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  
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  
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  
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脩道之謂

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日子拜何辭

曾開字天遊官至禮部侍郎秦檜主和議開抗疏力爭  
忤檜出知徽州尋褫職後復秘閣脩撰開嘗師游酢友  
劉安世故立朝大節凜凜遇事敢言紹聖辛未佛海遠  
禪師住三衢開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  
狗子遂有省呈偈曰咄這瞎驢蔡林妖孽震地一聲天  
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薦口截又致書大  
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望師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

做工夫庶幾不涉他塗徑與本地相契也大慧答書曰  
時時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實  
做將去過者不必思量久久自有悟處

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  
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遂留咨參一日慧  
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  
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張鑑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

擊耳根塞赤肉圍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瞬若多  
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開山疏  
云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录牀只因  
大事幾度徧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將  
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  
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今有專祠於  
慧雲寺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虜齋所著有易

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於世  
嘗撰斷橋倫禪師塔銘曰昔富鄭公於顯華嚴范文正  
於古薦福張紫巖於泉大慧皆以元勲大老敬尚其人  
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為銘曰斷橋之學不以言  
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聚林末法砥柱我觀其初  
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契何故所  
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聲何如必有  
落處我為此銘來者轉註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嘉泰中進士理宗潛邸教授凡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累遷太傅保定軍節度使封齊國公諡忠定所著有安晚集六十卷公游淨慈寺撰雙井記有勸修淨業文謂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無踰淨土一門嘗撰妙峰善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維真淨妙明無一絲廣長古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為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錫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為透地透天生光輝我識妙峰再見

之語真貌古無他奇野鶴同往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  
虧雪肥梅瘦局泉扉無邊春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游  
嬉在旁知狀惟穹碑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有辨才西湖作大佛頭贊  
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槩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嘉祐中拜相封魯國公公亮方  
厚莊重沉深周密韓琦為首相每諮訪焉嘗丁母憂告  
歸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謁天竺大士入門見素衣女

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後公  
亮至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太師初有僧曰  
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  
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為青草堂也  
太尉呂吉甫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山見一衣  
蒲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得  
至此太尉曰願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望如來發啟  
妙解庶幾踐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

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  
意邇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  
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  
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耳言已忽不見  
先是吉甫帥杭州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  
從容論道大通嘗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  
惜福修行又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林逋隱錢塘恬澹好古弗趨榮利梅聖俞為逋撰詩序

曰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蘄蘄有聲若高峯  
瀑泉望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嘗作詩  
送慈雲讖主曰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上行衣白  
猿聲裏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歸酬天竺僧詩曰林表  
飛來色猶慙久卜隣沼回一水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  
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寄聲頻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  
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二運槊

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  
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  
過梁山樂見漁父織蘆花為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  
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浣塵  
翠蓑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  
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妬  
歟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晚  
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

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江干  
棲雲菴其遁跡處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  
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年十八從劉屏山游  
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  
金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問師云向  
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  
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

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又嘗云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戒甚嚴毫髮不容舛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

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  
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  
兼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  
得律的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  
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樸落非他物  
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樣  
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麾下也又  
曰今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嫌溪

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曰放翁常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呈

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  
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塗毒策禪師往  
來寢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跣趺而逝公哭以詩曰  
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繩牀冷  
露滴青松外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  
故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銘松源崇岳禪師  
之塔曰語師之語峻峭嶢嶢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  
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潮虎豹股栗屋

金史卷八十八  
卷八  
瓦震墮如漢軍之戰昆陽也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公帥湘州時潭人為立生祠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  
投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  
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  
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即入流非有  
法也惟不入亦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  
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  
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

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  
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  
耳與魏了翁俱有游天竺詩

郡守謝朝議時與佛日杲禪師論道見徒侶指施鋤耰  
平基址運竹木聽指呼無敢怠者於是延見一二觀其  
能為修答書記乃與從容彌日語論英發權古商今守  
甚駭異自是於佛日禪師日益加敬遣其子純粹求入  
道捷徑佛日示以法語八篇

宋給事中知廬州馮檇悟心法於大慧杲禪師號不動居士南渡後所有寺院佛藏經殘失檇印絕施補之足五千餘卷凡四十八藏又四大部者亦如之所至於賢士大夫高僧逸民續廬山蓮社遺風每月建繫念淨土會至癸酉冬十月三日具衣冠望闕再拜已換著僧三衣陞高座跏趺說偈而逝

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大興教二刹命宗本圓照禪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論道俗曰借師

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

州牧劉彥慕宗徹禪師之道立羅漢院以延供養

宋丞相喬行簡所居多黝洞奇石據湖山之勝後捨以  
為寺御賜名曰寶奎

岳飛字鵬舉南宋恢復之功幾成而阻於檜至今俎豆  
湖上生平著作有集其滿江紅詞及潭水寒生月松風  
夜帶秋之句膾炙人口游上天竺與李綱俱有詩忠肝  
義魄激烈千古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又  
參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  
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  
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自左丞相  
歸日修淨業保寧即湖心寺護國仁王寺在北山

潛說友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文華閣兩浙運副除司  
農少卿兼知臨安府至七年罷說友在官嘗修咸淳臨  
安志梵剎多經考據有下天竺詩

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  
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問曰  
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  
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  
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回說  
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  
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穎達為錢塘人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諡

康莊延祐戊午嘗撰石林輦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  
非空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囂昏湯滴不有津  
筏曷拯於溺言為理筌理得言忘有泥言說大道榛荒  
惟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昭融萬法了徹本無有法為  
覺羣迷出方便慧作誨道師南山繚屏慧日其頂自師  
之亡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無生滅勒銘山阿昭示來  
哲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覺

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即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  
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江  
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  
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峰有淨土偈一  
百八首公為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有中峰淨土帖又  
手繪觀佛及中峰像貽淨慈寺

馮子振攸州人號海粟於書無所不讀中峰有淨土百  
八偈子振贊之略云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

於幻能覺如幻人手拈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寄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穩住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發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游人號為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諡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天厯初詔天下善書僧儒會杭淨慈寺泥金

書大藏尊經公亦在詔內而公必與僧同餐若別為治具則不樂甚至掣肘詬罵不食而去嘗為僧題懸崖畫壁蘭云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為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公為元叟端公笑隱訢公悅堂閭公撰諸塔銘膾炙人口有稿三十卷行於世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父汲宋黃崗尉宋亡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儒學教授除國子監助教自將仕郎十二轉

為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諡文靖嘗闢石室書邵堯夫  
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  
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  
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  
其不折而歸之者否矣嘗曰佛以因果二法制服得天  
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箇字嘗為淨慈  
北澗簡東嶼海晦機熙撰塔銘平山林撰重脩寺記及  
題詠若干首其晦機銘畧曰聞佛氏之宗禪者其度人

也以悟為則必使自致於思慮之所不及時至機應則決而啟之是以言發意解解泯言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博綜經史詩文一主於理業易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仕至儒學副提舉所著有湛源集行於世南屏諸刹俱有詩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元初為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羽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

有山村集遍題諸剞批註唐百家諸選洪武初祠於杭  
學鄉賢祠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  
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爭目之遂變姓名隱居吳  
下坐必南向歲時伏牀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  
朝客交遊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室而受元  
聘遂與之絕與中峰禪師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  
兩人相對無語中峰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

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二寺有  
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  
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蓋恨不能死國事  
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  
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  
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上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  
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  
二十圖詩一卷

張翥字仲舉號蛻菴官翰林學士有徑山二十三題詩  
今錄其二初生巖曰初地靈峯下重來為講經神應合  
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鶴隨飛蓋湖龍入淨瓶至今花雨  
處長照一燈青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即給孤鑿  
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燈忽有無沙門  
每來此三繞作南謨有六和塔詩

趙鼎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質襁褓時遭元季兵亂  
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於地虎熟視而去

不敢近稍長游郡校勵志讀書當暑夜寢黉舍羣狐採  
麻葉作扇為搯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苦熱吾輩  
莫得憚勞搯聞之私喜後至禮部尚書洪武士申淨慈  
燬於回祿且以監寺智熬負國稅并擅披剃坐法逮及  
住持道聯聯以例謫五臺公與聯有道交之親公時在  
任遂以聯名奏聞上命驛詔至京慰勞顧問至再奏對  
稱旨勅住大佑國云

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為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潛

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曾過南屏小蓬萊  
詩有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之句所著有  
齊東野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諸書行世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為赤城令棄官將妻子  
遊天目山與江上老漁相狎時時唱清江欸乃迴波引  
和之嘗對客云笛有若山古弄海可吸蛟龍可呼非釣  
天大人不發也明興天下大定詔徵遺逸之士修纂禮  
樂廉夫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自號鐵笛道人與南

屏僧釋臻釋現釋信為方外友

劉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以佐命元勲封誠意伯當元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罷歸與魯道原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為慶雲賦詩基益持杯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衆咋舌避去高皇帝既都金陵走使聘基基慨然謂所親曰吾嚮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開國翊運果符所言游上天竺有詩云憶昔西湖覩慶雲玉毫貫

頂動星文燭微早已徵休瑞革命方知佐聖君香火重  
參龍象窟烟霞久負鹿麋羣赤松黃石今安在徒倚蓮  
臺悵夕曛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為國初佐命功臣未出母胎母夢  
異僧手寫華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  
終此卷母夢覺已學士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  
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盡閱鄭氏所著書  
數萬卷其文章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有集

八十三卷始見太祖即勸不嗜殺人授太子諸王春秋  
尚書大學衍義每對太祖語漢武梁武好仙好佛之失  
太祖稱之為賢為君子為純臣天下既定凡郊廟山川  
祠祀諸大政大令皆所裁定海外諸國朝貢必問安否  
為人篤倫理行事俯仰無媿真昭代之真儒也後得法  
於千巖長公其寓南屏最久公自構有羅山石室嘗為  
智覺禪師手題像贊及為無旨授竹菴渭逆以順德隱  
仁公輩撰塔銘復為同菴簡公撰鐘銘其護教編記則

宗鏡之末光也

高啟字李迪長洲人洪武初徵聘官戶部侍郎至翰林國史院編脩嘗泛西湖舟中有望南屏山詩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洪武初徵聘官校理與南屏竹菴渭禪師善其有寄渭詩云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其時復有徐賁字幼文吳郡人洪武初同徵聘為記室亦與渭公為方外友其集自有寄竹菴詩

姚廣孝自號逃虛老人吳郡湘城人家世業醫父名震

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為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為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後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封榮國公文皇勸之蓄髮不從詔之居官不就畀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娥弗近也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改其初噫公之脩然物外塵埃軒冕而電露富貴非受記於靈山者能髣髴其萬一哉洪永間公嘗隱南屏天竺與

清遠祖芳存翁同菴希古止菴太朴諸老為同參之友  
俱有題詠碑記

張寧字靖之號芳洲海寧人景泰天順間為給事中嘗  
至淨慈詩有為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之句  
後奉使朝鮮國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刻為皇華錄  
行世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為仁和縣學訓導陞教  
諭襟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灑翰得李

北海遺意誘育士子務盡恩義薦入居翰林修遼金宋三史卒嘗游淨慈有雷峰夕照南屏晚鐘二詩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受學黃潛官授經筵檢討尋轉浙江行中書省郎中參左鎮將洪武初與淨慈煜上人善煜每從基游基極稱許之一日參方邂逅於吳門與之語終日臨別依依似不忍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為文有法度士林服

之召入纂脩元史賜蟒龍復任尋為省臣在任凡九年  
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若本寺止菴  
德祥同菴夷簡與之最善嘗為平山禪師撰塔銘并同  
菴新鐘之偈序

于謙字廷益號節菴杭州人累官兵部尚書土木之難  
宗社幾危復安實其規畫為石亨徐有貞所譖賜死諡  
忠肅祠南山三台峯下有謁古春蘭法師塔并序古春  
法師先君方外友也昔予彌月時師赴湯餅之會常摩

予之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齟齬知學先君  
數以師言警予及登第拜官日恐負師之知言以貽鰥  
曠之羞茲罹內艱家居改葬先柩于三台山下而師與  
先君不可復作矣感時追舊祇具蔬盤茗盃展拜墓下  
爰賦一律以識予之耿耿云維那正法眼冰鑑獨先知  
摩頂昔憐我銘心更憶師救時慚宰相被謗懼磷緇拜  
奠香臺下臨風雪涕洟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翰林學士至吏部尚書諡文通天

順壬午遊淨慈寺寺中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公題  
詩倡腰嬌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號  
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嬌  
芳草不知埋帝烏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  
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  
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上最切  
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云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山人餘姚人官至兵部尚書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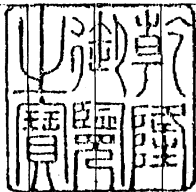
新建伯公自鄉舉時讀書南屏後擒宸濠忽傳王師已  
及徐淮遂乘夜遄發至錢塘謝病寓居湖南淨慈寺成  
詩六首存寺南山有陽明洞以公號名嘗建天真精舍  
於龍山之陽每形於歌咏即今勲賢祠上天竺有二詩  
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  
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  
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知易成又云春園花竹  
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

避光輝間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  
羣動息獨憐烏鵲逸枝飛其恬澹之定養剛大之純操  
亦足髣髴想見矣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能超脫望之如  
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山淨慈寺最久有詩云  
道人占斷南屏景是也間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寔用世  
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為相日訪一元於南屏一元  
卧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

大奇絕不交一言文憲益重之後居吳興建業劉麟龍  
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茗溪五隱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作  
述為文沉浸穠郁有東漢齊梁風尤善為記事書繩繩  
多雅致兩為督學使者盛有文譽在閩中時尤得士心  
至今尸祝之嘉靖初同黃省曾五岳理棹尋返南山下  
淨慈寺循宗鏡堂左登絕頂披險探奇各賦五言古風  
二首其所著有田叔禾集西湖遊覽志行世杭士自弘

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為最



武林梵志卷八